

李景文 著

野宴

如何突破基层
乡村的既有权力格
局？如何解决错综
复杂的清资历史遗
留问题？如何穿越
欲望的迷雾实现情
感的升华？小说没
有回避、逃脱、沉
默，而是借一个普

李景文 著

野宴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宴/李景文著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0.2(2010.4 重印)
ISBN 978-7-5321-3719-0

I. 野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4579 号

责任编辑: 于 晨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野 宴

李景文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352,000

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719-0/I · 2847 定价: 4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671164

1

戴维做梦也没有想到县里调他到野鸭湖乡挂职乡长助理。县里的领导强调说，你在公安局的职务都不动的，只是挂职。县里领导还说，野鸭湖乡的书记郎威风请求县里派这么个干部去。

戴维本想把手头的工作交一下，再陪他的女朋友冷艳玩一两天。但是下午三点左右，野鸭湖的秘书尤水突然打来电话说乡里遇到了麻烦。尤水与戴维是老熟人，印象中尤水总是笑嘻嘻的，猪腰子脸，戴一副老式的深度眼镜，这使他的眼珠子有点像金鱼的水泡眼朝外突着。尤水应该说是个修炼得很到家的秘书，能那么准确地领会领导的意图，性格上又好，总是从从容容不温不火的，连开玩笑也不失智慧和幽默。但今天戴维听到尤水的声音，是真的急了。尤水虽然嘴上说是遇到了麻烦，但这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，甚至这麻烦在电话上是说不得的。

戴维马上给顶头上司时运飞做了汇报，想想又给冷艳打了个电话，就朝野鸭湖乡赶去。刚出城就有一个穿着连衣裙、留着披肩长发的女孩子朝他挥着手。戴维想，冷艳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正诧异着，他脚已踩到刹车上，手也随之触动电按钮，覆着蓝膜的车窗玻璃便急速下降。他看到车外是一张生动但陌生的面孔，才想一走了之，女孩已迅捷地拉开车门跳了上来。女孩的大眼睛是会说话的，滴溜溜的眸子像荷叶上的水珠亮晶晶地停不下来，四处流盼。女孩一点不认生，简直有点大大咧咧，说，不好意思，沾沾你的光，捎带一程。当戴维猛一松刹车，车狼一样蹿出去的时候，女孩屁股底下竟生了根一般坐得很稳。戴维想给女孩迎头一个下马威

的小小阴谋竟没有得逞,这使得血气方刚的他觉得浑身都不爽,于是他故意地将车开得扭来扭去。看来女孩不是省油的灯,她的嘴巴像刀子一般快,她说,你这是干嘛,扭秧歌呢!戴维表面上是握着方向盘直视前方,然而心里竟虚虚的不敢看着她说,你忒胆大的,没看清是什么车?什么车,你玩命能超过警匪片中的车!女孩银铃般的笑声充满感染力,说认识一下吧,我叫荷子。女孩似乎在期待什么,但她身边的这位,连个机器人都不如,竟黑着脸把车子开得飞起来。自称荷子的女孩,有一丝不快,就像阳光下小鸟的影子,从她脸上一掠而过。遭受冷落的女孩显然不甘心,又没话找话地说,你一定是不看电影的,包括电影频道。戴维这次是憋不住了,铁着脸反问,何以见得?荷子的嘴就像上弦月似的,嘴角向上弯弯地笑了,这种笑没有声音,是从心底里一点点漾出来的。戴维就没好气地说,我只看央视三套,女友嘛,是跳舞的。荷子就带着一种恍然的神气又笑了,说怪不得!戴维突然想起了什么,说,你别耽误赶路,怎么倒没有下车的意思?荷子说,看你一直顺着我的心思跑,我乐得呢!戴维警惕地问,你到哪儿?荷子说,野鸭湖呗。戴维心头咯噔了一声,想,野鸭湖也出这样的美女子,心里便畅快起来,忍不住问,走亲戚吧?荷子说,走什么亲戚,在娘肚里,就跟着妈妈在这黑土地上叭嗒叭嗒的。你这话说得像个诗人,戴维的精气神一下就提了上来,话也变得饶舌,说送人情送到底了,你说车往哪儿开?这么快就丢了原则,荷子倒又不领他的情了,板着脸说,秋瑾是鉴湖女侠,你没料到今天撞上的正是野鸭湖侠女。侠女好呀,什么时候比试比试?戴维感觉女孩的手腕,只要他伸出两个指头就会断的,就抿着嘴不让自己笑出来,说,倒是你不想想,果真我是冒牌货,你不是自投罗网嘛。女孩嗔怪道,你以为我弱智哦,我火眼金睛。就这么在车上闲话着,戴维整个人不觉就松弛下来,车子也跑得格外地轻松,一种清纯的少女气息慢慢在车厢里搅动,有一股荷的暗香浮动,又如一只无形的手抚摸着他脸的每一个细微部位。戴维觉得时间在倒流,竟如同一个初恋的小男生那

样恍惚起来。只是后来车子那么颠了一下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握紧了方向盘，身上竟出了一身冷汗。但他还用眼睛的余光不甘地瞥了一下副驾驶上的女孩，心里说，就这么永远开下去，很幸福的哟！

似乎是一晃，就到了野鸭湖乡的地界，远远就看到横跨公路的“野鸭湖乡人民欢迎您”几个大字，这本是一种宣传性的标志，戴维今天看到不觉心头一颤，竟有些感动。很快乡政府贴满白色马赛克的大楼就跳入眼帘，戴维依恋地看了女孩一眼，竟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戴维有些把握不住自己说，你到哪里，我送送你，真的。女孩更显出种野性的妩媚说，到了我的地盘啦，你真不怕绑了你的票？戴维嘀咕道，难不成到了女儿国，再说我又不是唐僧。女孩的笑便像花一样绽开了，说，你的好心肠连唐僧也赶不上，谢你啦！回见！戴维发现女孩的脸原先有一种透明的质感，而在踏上野鸭湖土地的那一刻，就变得像粉红的荷花粉扑扑的了，那深潭似的眸子也愈加水灵，长长的睫毛宛若河边的水草抖动着。

戴维竭力想把女孩的样子印在脑子里，不禁思忖道：古话说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那么今天的同车又意味着什么……当他在车下再一次回眸时，只看到了女孩娉娉婷婷的背影，而女孩像一朵水中的白莲花渐渐飘远了。

戴维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当他将目光收回的时候，看到尤水朝他笑嘻嘻地走来，便快步迎上去。

戴大队，噢……以后要改口乡长了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赶忙了。戴维的右手被尤水握着，他的左手就拍到对方的肩膀上，你这家伙，哪里那么多客套。尤水边走边说，赢乡长在鸭脖子村清资给困住了，那伙人仗着势，起着哄，猖狂得很。刚才村里有人传来说话，乡长吃不得饭也喝不上水，想脱身又被邪头缠着。郎书记出差又远在千里之外。我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个急呀，头脑一昏就拨了你的电话。

那我们快去，情况紧急。戴维边跑边掏出了车钥匙。

让你受命于危难之际，真不过意。尤水用手一指，先到办公室

坐坐，我把龙井都泡好了，去润润嗓子。其实你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。我想县里让你蹲到野鸭湖来，准有清资方面的考虑，只是杀鸡用牛刀了。

看你说的，我既不是黑猫警长，更不是孙悟空，能有多大的能耐。戴维扭头朝警车走去，走吧，事不宜迟，情况分分秒秒都在变化着，救戏还如救火呢，何况救人！

尤水的脸色也变得严峻起来，只得一路小跑紧跟着戴维，边跑还边嘀咕，怎么连茶都不喝一口呢？到底是公安！

你别忘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坐在一条板凳上了，一家人别说两家话，什么叫一条战壕的战友？什么叫你别无选择？

是，是，是，戴乡，那就晚上喝庆功酒！

戴维心头一热，眼泪差点要掉下来，他的脑海里闪过了警匪片中只身闯虎穴的英雄。虽然今天这种事跟刑大处置的血淋淋画面比只是毛毛雨，然而这儿可是动不得刀枪的，今儿这重拳出击必须打出去像泰森，否则就真坍台了。戴维隆隆地发动了警车，强迫自己不要有任何杂念，在尤水的一路指点下，开着车呼啸着向鸭脖子村急驰。开不多远，他们就看到了在公路上慢悠悠晃着的女孩。尤水说，11号还是赶不上四个轮子呀，荷子，上来接活。戴维没有吭声，握着方向盘神情愈发的冷峻，其实他在心里跟自己闹别扭说，日怪，我今天还走不出这丫头的圈子！

女孩仿佛知道戴维的心思，剐了他一眼，而后嫣然一笑，就跳上了车。

戴维一松刹车，车子就像一只猎豹向前蹿去。快进村时，戴维拉响了警笛。

再回到乡政府，差不多晚上八点光景了。

乡长赢不倒说，今晚一醉方休，为戴乡长接风，酒逢知己千杯少嘛！

在食堂，小范围。尤水推了推眼镜，脸上的笑变得灿烂，一来

为戴乡洗尘，二来为赢乡压惊。

压什么惊。赢不倒说，我又不是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，这些泼妇刁民，敢刚我怎的？

饿你三天，你不瘦掉三圈才怪呢。尤水的笑显得没心没肺的，你是不是蒋介石我们不管，戴乡可是周恩来。

开国际玩笑。戴维不觉眉头打了一个结，尤大秘，你这样吹捧，让我腿都打飘了，一个跟头栽下去，连家都认不得了。

你这是迂得认不得家，你们城里人就爱咬文嚼字，赢乡袒护着尤水说，就是宇宙玩笑又怕什么，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嘛。

戴维稍愣了一下，脸被赢不倒说得臊起来，连耳根都红了。

你来挂职，首先要跟我们泥腿子打成一片，乡下不比县衙门，丁是丁卯是卯的，乡下是下面一根针，上面万条线。赢不倒接过尤水递过来的热毛巾，擦了一把脸说，我十五岁从生产队的记分员干起，拿现在的尺子量还是童工，不能这么说，刘胡兰十四岁就为党献身了嘛。我们当年什么也不懂，就是一门心思傻干，当大队书记的时候，单纯得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拉过，爬上乡革会副主任只不过二十三岁，连女人的滋味也没有尝过。后来就掉进了大染缸了，在土圪垯上滚了半辈子，连鸡蛋都能分出雌雄了。

赢乡在这方面绝对是专家。尤水将“这方面”三个字咬得很重，边说还边向戴维眨眨眼。

向赢乡学习。戴维有些不明就里地跟着说。

好，向我学习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得食言噢。赢不倒竖起一根指头说，开始！

尤水变戏法似的从箱子里捧出泸州老窖时，镜片后荡漾着狡黠的笑意。半斤装的，绝对正宗，承包到户，一人一颗手榴弹。

戴维赶忙用手挡着酒杯说，这个学不得，我皮肤过敏，真的过敏。

看你，谁不是从过敏过来的？赢乡说，今天这么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说什么也得喝！

那……我喝一点点。戴维觉得赖不过去。

耍什么娘娘腔？满上。赢不倒扳起酒瓶就倒，酒品就是人品，刚才在那帮“翘棍”前你倒是气概非凡，警察谁不是汉子！

警察是鱼，百姓就是水；鱼儿离不开水，蝶儿想念着花。尤水嫌火还烧得不旺，便鼓动说，戴乡一定是想美人把盏，红袖添香。

戴维想他一定是指的那个女孩，心情便暧昧了，含混地说，你扇什么鹅毛扇呢？

好，尤水这个军师当得好，是高参。赢不倒来劲了，掏出手机说，荷子，这可是我们的一朵花呀！而且，今天立了大功的，我们今晚不请她，就会犯历史错误。

有这么严重？这是拿历史……开玩笑吧？戴维竟有些结巴，赢乡，你听他无影……造西厢，我……

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一部小车装来的，一对儿正副驾驶，想抵赖只会越描越黑，这个谎扯不圆的，骗人也不是这么个骗法……尤水的嘴像机关枪。

不要啰唆了，尤秘书，出去打吧！赢不倒把手机拍到尤水手上，又弹出一颗烟递给戴维。戴维摇摇手，我不会的。赢不倒自个点上烟，惬意地哼了一下，说，烟酒不会，祖上败类。小戴乡长呀，社会上流传的这些顺口溜，可是群众智慧的结晶。你到基层来镀金，来得正是火候，人有时候就得五毒齐全，连古人说无毒不丈夫。

赢不倒的话，听得戴维一愣一愣的，他就感到自个儿阅历太浅，再不真正融入社会，也许真的会变成傻逼。

赢不倒一边抽烟，一边就眯缝着眼睛看戴维，说，我看你不像武夫，倒像一介书生了。戴维说，从警官大学毕业后，我就一直搞侦破。怪不得！赢不倒弹了下烟灰说，我对面相有研究的，你来到野鸭湖，会走桃花运的。

戴维想说什么还没来得及，尤水就一脸喜气地进来了，说赢乡，打通了，荷子先是不肯来，说吃过了，我说可是赢乡戴乡请你，

她就答应了，说你们先开始，她一会儿就骑木兰过来。

赢乡带着几分调侃说笑道，你看，你看，以前我们喊她，从来没有这么爽快过，这全是戴乡的魅力。戴维真不敢相信，难道这桃花运说来就来了？便将球朝赢不倒那边踢，说赢乡你拿我开心呢，人家不冲你大乡长，冲谁呢！赢不倒坏笑道，我老了！尤水也跟着笑，说你们二位就不要谦虚了，我们三个请她，这相当于用八台大轿抬啦，她再不来就不识抬举了。

赢不倒说，尤水，你不是把我们当羊肉涮吧？

尤水说，我再玩水，也不敢玩到乡长头上，那不是拉屎把胆拉掉了！

赢不倒摁灭烟，那好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！

戴维看他们两个逗得有趣，就用心体会着这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不觉，菜就上来了，是四个冷盘：罗氏沼虾、双黄蛋、豆腐、毛豆。戴维觉得这菜清爽，两荤两素，红黄白绿四色相间，视觉上赏心悦目，看了心里舒坦，筷子还没动，胃口却给调上来了。

戴维听到赢不倒的肚子咕咕叫了一下，果然赢不倒就揀了一块菜说，我们就先开席，荷子那丫头就边吃边等吧。

是不是再等等？戴维咽了一口吐沫，想到赢乡还没有吃中饭，就改口说，那就开始吧。

在野鸭乡，吃的就是野宴，没有多少讲究。尤水端起杯子说，赢乡今天是两顿并一顿，一定是饿得前心贴后背了，真的劳苦功高，我就先敬敬。

哪里那么多废话，你杯子先放下。赢不倒将手中的杯子缓缓转动着，说，戴乡是县里派来的。你来了，清资的事我就可以喘口气了。现在，我代表八万野鸭湖人民欢迎你，也祝你镀成金身，抱到金娃！说完，一仰脖子一饮而尽。

戴维倒吸了口冷气，觉得这话重了。“八万人民”这是什么概念！本来躲着这杯中物的他，一激动就端起了酒杯，端起来就放不

下了，便眼睛一闭倒进了嘴里。只觉得一股火辣辣的烧灼感，顺着喉咙沉重地坠下去。

赢乡做了榜样，我就紧紧跟上。尤水殷勤地搵着菜，等戴维吃了两块，就一脸庄重地站起来说，这杯酒你不能不喝，既是庆功，又是接风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于是来了个“昂刺（一种无鳞鱼）叫”，嗞嗞响地先干了。

戴维苦着脸站起来说，就免了吧，不行象征性地喝一口。

赢乡的酒你喝，老哥的你就不喝了，说到底还是看不起人嘛！尤水说，叙起来还不是一天的交情。

戴维被尤水一激，就有一种下不了台的感觉，端着酒杯的手就搁不下来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把酒一口闷了。脸上的血腾地涌了上来，也不知成了什么猪肝色。

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戴维想着这句孔夫子的千古之训，酒杯在手中转了三圈，心想豁出去了，便举杯说，这酒我敬二位，感谢盛情。顺便打个招呼，再喝真的醉了，不能奉陪，不胜酒力。

你敬赢乡就行了，尤水说，我俩弟兄，就算扯平了，互敬了。

没有这个道理的，第一次要一对一的，还不能留尾巴。见戴维三杯下肚要收杯子，赢不倒不依不饶说，你这个样子，就是我们乡下人说的不就料。

不就料，换成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二百五，这个戴维懂。戴维知道躲是躲不过去了，连菜也没有吃，就回敬了尤水一杯。

这时热菜上来了，清一色四个砂锅。戴维醉眼朦胧地看了一眼，一个栗子野鸭，一个红烧鳗鱼，一个拆烩鲢子头，一个河蚌什么来着的说不上来。

来来来，都是水货，也是野货。刚才，尤秘书说在野鸭湖吃饭是野宴，还没有说到点子上，今天桌上的货色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划的，这才是真正的野宴，来，快趁热吃。赢不倒拿着筷子比划着说，这野鸭湖的野鸭，鲜美香嫩而不腻人，吃过了让你想三天。

戴维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片水天一色的正展翅飞翔的野鸭形湖面。在来乡里之前，戴维特意看了地图，正巧乡政府就在野鸭的眼睛上，鸭脖子村就是野鸭高昂而弯曲的颈项。而戴维的脑海里，是不断正变幻着的动漫，一群群野鸭贴着野鸭形的水面飞翔，水下面鱼翔浅底，水草茵茵……戴维被自己想象的情景吸引住了，似乎忘了是在饭局上，倒在那里发愣了。

尤水推了推眼镜，将眼睛的光都聚到了戴维的脸上，冷不溜丘说，别想不开，荷子会来的！

戴维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，给他一提醒，由荷子旋即满眼都变成了无穷碧的莲叶、别样红的荷花，而那些野鸭呀、鱼什么的就俗了，于是不客气地扫荡过去，各尝了一块。当戴维的目光投向河蚌时，举箸之间又满脸的疑惑。

赢不倒和尤水都笑起来，说，这是本乡的一道名菜，叫天仙配。

菜名倒别致，只是……戴维满腹狐疑。

你要晓得梨子的滋味，就得亲口尝一尝。赢不倒揀了一块筋拽拽的东西给戴维说，尝尝吧，小伙子，多弄几块，这可是大补的，弄一块，就好比亲了一次嘴！

戴维更是莫名其妙，就丢下筷子习惯性地抓自己的头发。

这下你好奇了吧，懵了吧？尤水就揀一块那奇怪的东西送进嘴里，镜片后的眼睛闪闪发光，满嘴更是嚼得油光水滑。尤水的话因为酒多些的缘故，有点饶舌，说你先吃吧，吃呀，不要心急，心急吃不得热豆腐。你也感到这菜名绝，绝不绝，绝呀！起个菜名叫天仙配，这就有意思了，就有民俗在里头了。说来说去，这到底是一道什么菜呢？说穿了就不值钱了，但是今天戴乡来了，这个包袱我还能不抖——就是河蚌烧牛鞭。河蚌是“阴”吧，牛鞭就是“阳”，阴阳结合不就是“天仙配”嘛，这就有点像素谜牵猜，现在我不是点题，都破题了，戴乡你还不连着吃三块。尤水说着兀自先笑起来，追着戴维问，你说绝不绝？绝对呀。俗是俗了些，俗文化嘛，但是大俗大雅！

戴维觉得这一阵酒力上来了,就不敢再看那道天仙配,只是敷衍地点点头。胃里酒精像魔鬼蹿来蹿去、拳打脚踢,弄得他浑身一阵阵痉挛;心脏跳得是有一下没一下、轻一下重一下;血是越流越快,像被谁点了把火快烧起来了;脑壳上有一台微型发电机,一边麻酥酥地放电,一边嗡嗡地响。

这时,兴致正浓的赢不倒又端起杯子,说中国人就讲究个“三”,什么桃园三结义、三碗不过冈、三人行必有我师。碰巧我们今天是对饮成三人,按照老祖宗的规矩,我们来个三国鼎立、三阳开泰。

戴维连忙摆手,我不能喝了,我真的不能喝了,你看我的脸红成了什么样子,都赛过红脸大公鸡了。

脸红好,脸红是关公,是忠臣,脸红上脸不伤肝嘛。赢不倒眯缝起眼睛,连声音也变得神秘,说,我说你要走桃花运的,我现在就给你算算,请问贵庚几何?

二十有八。

那夫人呢?

不好意思(思),我系(是)一个人吃饱,全家不饿噢。戴维不知赢乡长搞什么花样,被酒精一刺激,也把控不住地寻起开心来,笨嘴拙舌地学着广东话,自己却早笑得不成样子。

你看看,你看看,还不该敬我酒吗?我算定了你在野鸭湖要走桃花运,艳福呀,艳福不浅呀,野鸭湖的水土好,姑娘的水色一个赛一个娇。赵薇眼睛大算什么?巩俐嘴唇厚算什么?章子怡的三围是模子铸出来的又算什么?金家二小姐一亮相,她们全都黯然无光了。赢不倒唾沫星子说得喷喷的,眼中的火花把空气都烧得噼噼扑扑响,他叹了口气接着说,你的眼睛也太毒啦,一眼就看中了金小姐,这可是我们水乡的花呀!来,为了花,干了这杯!

干就干,戴维开始失控了,带着几分酒意问,哪个金小姐呀?

就是你金“车”藏娇的金小姐,金荷子。尤水打了个酒嗝。

你个尤水,聪明一世,糊涂一时,你还真以为小戴乡长不知道

哟，他这是设个圈套让你钻的。赢不倒红光满面，高喉咙大嗓门说，这说明什么，这说明小戴乡长少年老成，这说明小戴乡长酒精（久经）考验。

高，领导就是高……明呀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高屋建瓴，眼睛像X光，能看到人的五脏六腑。尤水竖起大拇指。我也是高，高老庄的猪八戒。

你不要架我，架到天上去，捧得高，跌得重。你不是猪八戒，我不是孙悟空，荷子不是妖怪精，戴维也不是唐僧肉，我们都靠野鸭湖的水养着！野鸭湖的水养人呀，养出了个金荷子，可是个小天才，上中学就拍电影，不是跑龙套的，不是匪兵甲，替身乙，是女主角，女一号，才女呀，一触电就获了一个什么国际性的大奖。我脑子里是糨糊，洋名字我是记不住，不得了，反正是了不得！至少是全国，往大里说就是全世界、全球有多少小伙子排着队等呢，听说收到的情书就有几麻袋。他们眼睛望得发酸，脖子恨不得伸到月亮上等呀盼呀，哪怕得到佳人的一个字，死了也心甘！赢不倒说得眉飞色舞，滔滔不绝。但是，他们统统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戴维呀，你走桃花运了，你独占风流……

是呀，尤水摘掉眼镜边哈气边说，跟荷子风流一回，做鬼也不冤呀！

尤水，你酒多了，酒能乱性，你说的这是“风流”吗？“下流”还差不多。赢不倒打住尤水的话头继续对戴维说，怎么样，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美人胚子，独你近水楼台，说来说去吉星高照就差我这月老了。说了半天说得我口干舌燥，你说这酒该不该敬？

赢乡呀，你这月老怎么当？我早有女朋友了。戴维用手挡住尤水伸过来的酒瓶。

什么，眼睛一眨又有女朋友了？有女朋友，也要月老，没有月老，你那个牵的是什么线，不过蜘蛛网网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它就惊慌失措，摇摇晃晃。赢不倒从尤水手里抢过酒杯，往桌上猛地一墩。

警察先生，狡猾狡猾的，但狐狸再狡猾，也斗不过好猎手。才说什么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这不是拿你的矛戳你的盾吗？

并不矛盾呀，戴维说，我说女朋友，又不是老婆。

赢不倒有些气急地说，你不要偷换概念，不要以为我们乡下人好糊弄，在野鸭湖女朋友就是未婚妻，未婚妻就是要新鲜出炉的老婆嘛！

尤水在旁边一脸坏笑，说，赢乡你不要钳制戴乡嘛，国家还一国两制哩。现如今，一只脚踩两条船也是时尚嘛，即是三条、四条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。

赢不倒拉下脸说，你不要三条船、四条船了，你一条船还没有找来呢，你说小金来的呢，怎么还没来？

尤水说，这事就看缘分了。她来，说明这事有门了，她不来这事也就黄了。

赢不倒酒喝得豪气冲天，他训着尤水说，你这是什么话，你说我赢某人在这儿了，她敢不来吗？难不成你怀疑本大爷的面子。再说，你这个秘书，怎么保驾护航？不要像清资这类大事做不来，上传下达这些小事又不想做……

尤水摇头晃脑说，赢乡，你教训得对，不过这次我就当回崔永元，来段实话实说。我当真拿你来压荷子。我正琢磨着，要是荷子来了，戴乡就果真是你说的要走桃花运了，这不但有戏而且是好戏在后头。赢乡呀，你就甭愁戴乡不唱个天仙配……

一提“天仙配”，赢不倒含在嘴里的一口茶就喷了出来，好似闻到了空气中的“笑气”，陡然爆发出笑声来，弄得戴维像吃了个苍蝇，戴维趁机跑了趟厕所。

赢乡，你笑什么？看戴维出去了，尤水舌头打着窝说。其实我是顺着旗杆朝上爬，我晓得你的眼光是很毒的，你还研究什么《易经》，真有桃花运这种事吗？我怎么摊不上，是不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？不过，想到天……仙配，我要检讨，我自愿罚酒一杯，我发现……为小戴乡长上这道菜，是不是嫌“黄”啦。

为我们上就不黄啦？赢不倒呵呵笑起来，说，不过，冲你这态度不赖，我们就不罚你酒了，就算自我奖励吧。

赢不倒跟尤水喝了一回，便说，我倒是奇怪，为天仙配，你怎么陡然吃起后悔药来，没有吃过野鸭湖的名菜，枉为湖乡人啊！

尤水说，不是别的，我发现戴乡是童男子。

赢不倒便笑得前仰后合，说别看小戴乡长这么一声不吭的样子，看那个深沉劲，并不是省油的灯。由此可见，这年头三条腿的蛤蟆好找，童男子还真的稀罕了。

尤水突然放了个屁，就很响地笑起来，嘴里像含着一个死老鼠含含糊糊说，赢乡……高见，高……高老庄的高，实在是高！我是猪八戒……

小解了一下，戴维就在这时人飘飘地折回来了，他借着酒劲，有些不明就里地说，又说你是猪八戒了，其实，猪八戒不但钉耙耍得好，媳妇背得更好。以前我错就错在根本就没有猪八戒的意识，特别的傻，在警大读书那阵，有一个光光鲜鲜诨名“一枝花”的女同学，特别黏糊我，但是那时候就是不开窍。

赢不倒说，酒后吐真言，不打自招。

真是可惜了，尤水嬉皮笑脸的，紧逼着问，现在可开窍了，处子？

戴维酒也喝高了，脸皮也厚了，说，现在知识倒是见长了，但是机会又错过了。

赢不倒说，说你处子，你真就是处子了？这不是痴人说梦。这处女嘛，还有膜什么的；这处子，只有天晓得了！

尤水说，这膜在城里也是可以补的。

大家就又笑成一团。

等笑够了，赢不倒带着一种总结的口吻说，酒逢知己呀，今天这酒喝得很畅快，把瓶里的都干了。

尤水便开始倒酒，说三一三十一。

戴维觉得自己的身子已经是头重脚轻地飘起来了，像踩在云

里,就用手捂住杯子,说,我不行了!再喝我就弓桌肚了!我真的不行了!

赢不倒咳嗽声说,小戴,有句话我不能不告诉你,男的不能说不行,女的不能说随便。你说你是童男子,怎么体现,久经(酒精)考验!

尤水便欢呼起来,说,妙,赢乡一语中的,酒精是检验童男子的唯一标准嘛!

戴维没招了,说,倒倒倒,罢罢罢,我今天可是舍命陪君子了!

尤水把杯子一一满上,三个一撞,便来了个哥仨好。

这还像个童男子的样子,赢不倒把嘴角的酒抹抹说。

酒精生精,尤水也跟着起哄。

三个刚放下酒杯,外面便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,尤水第一个喊起来,小金来了!戴维垂着的头又昂起来,眼前突然一亮,果然,荷子就进来了。

赢不倒很不满意,咋咋呼呼说,怎么才来,跟你赢叔叔摆大明星的架子呢?罚酒,罚酒三杯。

尤水说,赢乡,你刚才不是很关照我嘛,不叫罚,叫奖,金家二小姐来了,先奖个三杯。

荷子并不慌张,稳稳坐下了才说,路上这小木兰出了些问题,我都快急死了。这样吧,在座的都是相声里说的“冒号”,我以茶带酒,干了,你们随意。

赢不倒嘿嘿地坏笑着,说,对金小姐可不敢随便,我们一起干吧,来个四四(事事)如意!

戴维晓得酒精已经将自己托到了云端,现在赢不倒的一句话又将他送到了悬崖边上,面对站在谷底的荷子,作为一个警察,一个男子汉,他能不跳吗?赢不倒跳下去了,尤水跳下去了,其实他们都没有真跳,只有戴维是真正的纵身一跳。戴维摆好了姿势,张大了嘴巴,将酒杯对准了自己的深喉,来了个飞流直下三千尺……

这一回谁也不能否认戴维的动作最潇洒,最流畅。